

*

「不要過來！走開！滾遠點！」
「你就是個怪物！」

我是，那也是你生下來的怪物呀！那你又算是什麼？
十歲的我看著眼前近乎瘋狂，歇斯底里的女人，只是沉默的看著她，甚至覺得有點想笑。
對這個冠有「母親」一詞的女人，一言一行，說的話、做的事，竟然一點悲傷痛苦的感覺也沒有。

於是，我殺了她。

這，應該是我第一次殺人。
而且很幸運的，沒有人認為我是兇手。

*

「你在看什麼，看得這麼入神？」

「嗯？啊...你回來了啊？」
聽到我的聲音，坐在書桌前的人才從手裡的書中抽身，驚覺屋子裡多了一個人。

「犯罪心理學？怎麼突然有興趣了？」
我看到書名，裝作有些納悶的問他，他從來不看這些東西。對一個人心理的研究我的興趣比他還大，他從來都是興致缺缺的那個。
比起這些東西，他更喜歡一些表面、實際的東西。

「突然有興趣了，很好奇為什麼這些東西總能吸引你的注意。」
他轉過身子迎向了我的方向，露出了一個好看的笑容，或者說他自認為好看的笑容。
確實他也只有皮囊能看了。

「那你找到了嗎？讓我覺得有趣的地方。」
如果他能說出另我意料之外的答案的話，這次應該就能玩得更久一點了。
至少會比之前那些有趣一些吧？

「找不到呀！至少我沒看出哪裡有趣了。這些東西太生澀難以理解，以我這種腦子可能永遠也不會懂，只有你才會把這些東西當成寶。」
不出所料的答案。
那麼，和他之間的關係也差不多該結束了。

「如果你真的想知道，我可以告訴你，你口中的這些東西...」
我俯身向前，一手撐在桌面上，一手摟住他的腰，把他困在我和桌子之間，縮短和他的距離。
「為什麼這麼有趣。」

這最後七個字結束的時候，他才環上我腰側的雙腿無力落下，他難以理解的瞪大雙眼，然而目光卻逐漸失焦，意識抽離。

*

「你的母親，資料上給我的資訊是吸毒過量導致的猝死。」
我聽著他說故事一樣的陳述，卻和他自身的資料有所出入。甚至原來他所犯下的案件不只是這一年多來的紀錄，而是更早之前的案件。

「請您糾正用詞，她不是我的母親，只是生下我的女人。」
他語氣平淡的說了這麼一句，眼神彷彿融進了冰一樣刺人，讓我感覺他口中的人只是個陌生人。

「她是吸毒過量猝死沒錯，但那些毒不是她自己打進身體裡的，是我。」

他停頓了一下。

「更正，應該說她已經使用過了，正舒服的不知道自己是誰的時候，我幫她再補了一些。並且，是在知道這麼做可能造成她猝死的認知下，然後安心的去睡了，隔天醒來就是檔案上的樣子了。如我所願。」

「你恨她？」

我不知道對於母親的存在這個青年是什麼樣的想法，好奇心驅使下讓我提出了這個問題。
十幾歲的年紀，用這樣的方式殺了自己的母親，是恨還是其他的情感？

「恨？」

他露出了走進這裡後的第二個笑容，

「你錯了，警官。我不恨她，甚至對她一點想法都沒有。只是覺得她整天對著我像隻狗一樣狂吠有些無趣罷了，而且很吵。能理解嗎？」

「先生，你還想不想聽之前提到的那個孩子最後怎麼樣了？」

他不等我繼續發問。聲音中帶上一絲興奮，似乎迫不及待的想告訴我他是怎麼殺了一個人，而那個人是誰。

「先生，你應該知道的。畢竟，他很有名，甚至到今天都還沒破案。」

他的語氣相當愉快，而我似乎在這個提示後知道是哪個案件了。
這個案件出名的原因不單單是手段的殘忍，更因為他被許多人當成一件藝術品。在受人圍觀了一天後，才有人發現他是具屍體，然後時至今日仍是一宗懸案。

「藝術殺人案。盛體玫瑰園。」

不出所料，正是。